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王贤根 著

援越抗美实录



援越抗美实录

王贤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援越抗美实录

王贤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194千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1—200000册

书号：ISBN 7-80049-625-2/I·115 定价：3.9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大量的事实详细记述了1965年—1973年中国军队援越抗美这段神秘的历史。部队秘密出关、深夜登陆越南海防岛屿、修筑越北公路、浴血奋战美国飞机、敌火下抢修铁路和最高统帅部的重大决策以及中、越、苏、美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鲜为人知的越战内幕首次展示给读者。

作品题材新颖，气势恢宏，资料详实，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王贤根，1949年农历7月17日生于浙江会稽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1964年入金华第一中学念高中，1968年入伍，历任文书、班长、排长、干事、指导员，1978年调军委工程兵机关当秘书。1987年9月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该书系实习之作。现在总参某部工作。

目 录

呼 唤.....	(1)
第 一 章 摩托化多路开进	(10)
第 二 章 一场小子的战争	(22)
第 三 章 运筹帷幄	(35)
第 四 章 海岛防御	(49)
第 五 章 抢救	(60)
第 六 章 下龙湾畔	(77)
第 七 章 鏖战	(89)
第 八 章 钢铁运输线	(99)
第 九 章 偷越国境的红卫兵.....	(112)
第 十 章 胡志明小道.....	(125)
第 十 一 章 红河三角洲.....	(135)
第 十 二 章 春节.....	(144)
第 十 三 章 高平的回忆.....	(157)
第 十 四 章 拓荒.....	(169)
第 十 五 章 黄连山上.....	(180)
第 十 六 章 将军兄弟.....	(189)
第 十 七 章 太原保卫战.....	(200)
第 十 八 章 友谊乐章的小音符.....	(211)
第 十 九 章 灰色的插曲.....	(223)
第 二 十 章 命运.....	(236)
第二十一章 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分号.....	(252)
第二十二章 今日中越边境.....	(263)

呼 唤

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从它诞生那天起，似乎从未安静过。自从有了横的竖的弯弯曲曲的国界线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象春夏秋冬那般，循环往复，时而绵绵细雨，时而急风雷电，时而天高气爽，时而雪霜如剑。事物的发展，也许就是在这螺旋式的发展中向前伸延的。

在寥阔的寰宇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准的提高，地球被称之为“村”。地球显得越来越渺小的同时，人们对它身上所发生的事倒越来越关切，尤其是国家与国家间发生的哪怕是小小微妙的变化。

在现代史上，国家要统一，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汹涌澎湃的潮流。

1975年5月，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惊人的事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统一。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国度。

有人惊愕！

有人哭泣！

有人欢呼！

有人歌唱！

亲爱的朋友，你可曾知道，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保卫

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斗争的危难之时,中国政府及其军队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毅然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由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海军、空军、后勤运输等军兵种组成的30余万志愿部队,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帮助越南人民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

但是,这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它象隐埋在地壳深处的矿藏,隐埋在知情人的心底。它象无数坛陈年老酒,竟然隐埋了四分之一世纪。

中国部队是秘密进入越南的。在越南执行对空作战、工程建设等任务。

1966年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美机800架。当中国高炮部队61支队击落第800架时,胡志明主席、越人民军总部和防空军分别发去电函祝贺,并奖予这支队和所属601团、609团一级国旗勋章和锦旗。中国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部(分)队,在越3年零9个月中,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国飞行员42名。

中国工程部队援助越南构筑了北方岛屿、海防、鸿基等沿海城市 and 红河三角洲的防御工事,抢建抢修了横贯越北的7条公路干线和安沛机场,抢修抢建越南北方东西铁路干线和迂回连结的铁路线,从而构成了越南北方整体战略防御体系,保证了中国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南方,粉碎了美国侵略军妄图登陆北越占领河内的罪恶阴谋。

中国军队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并将永远载入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

中国援越部队完成任务后凯旋，从未宣扬过这方面的伟大功绩。

我不知道当时为何要如此“绝密”。进行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涉及中国成千上万人和他们的家庭。然而，上级要求每位出征将士不论对自己的父母兄妹，妻子儿女，还是亲朋好友、恋人情人，一律守口如瓶。

我在采访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几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惊讶的反问：“这可以公开了吗？”我说已经公开了，我国出版的几十部著作都写到了这段历史，但至今还没一部全景式的文学作品来反映这重大的历史事件。

老将军们高兴地说：“该写！早该写！你要详详细细地如实地写出来，奉献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我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沿海作战、中印边境反击战、珍宝岛保卫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雄伟业绩，都有详尽的宣传，唯独援越抗美，人们知晓甚微。

拨开厚积的尘埃，方见它闪光的雄伟悲壮的本来面目。

记得 1968 年 3 月 5 日清晨，我们这批裹着草绿色棉衣罩衣，头戴绒帽的新兵，与老师、同学、朋友话别时，他们都笑我们戴着的那一顶顶刚从仓库拿出来的、绒毛还未蓬松起来的棉帽——老头子帽。体检合格，接到入伍通知书，跨上列车，家人还不晓得。傍晚，我们被拉到东海之滨的杭州湾。我听说这里曾是日本鬼子侵占上海、杭州的登陆处——如今的设防要地。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兵欢迎我们。原本想象中生龙活虎、整

齐严肃的军营没有出现，映入眼帘的是夕阳斜照在波涛翻滚的杭州湾北岸，蜿蜒连绵的群山披着一层金色。数幢灰蒙蒙的民房座落在山脚下，近前细看，它低矮破旧，四面透风。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晚上站岗，一位老兵自豪地告诉我，老部队到援越抗美前线去了。他叙述了1965年部队出征前干部战士纷纷写请战血书的情景，他讲得很动情。

部队开到越南主要担负修筑公路，天天受美机轰炸，我支援越南的大批物资送不上去，所有的铁路、公路都被美国佬炸翻了。我们营高射机枪连用一百来发子弹就揪下了一架美国飞机，旗开得胜，为全团争得了荣誉。老兵还告诉我，这几年许多将士壮烈牺牲在越南战场上，他有位很要好的同乡被美国飞机炸得连根骨头都寻不到。从他的语气中我觉得他非常惋惜这位牺牲了的老乡。解放军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本已是崇高伟大的，在学雷锋的热潮中，把我这种感情推到了极至。听了老兵的话，我更是肃然起敬。

最令我难以忘怀、至今仍深深烙在脑子里的，是他说的一位我团加工连战士的故事。当那位战士听到部队要出国作战的命令后，晚上站岗时，提起半自动步枪，朝自己的左脚掌上开了一枪。连队惊起，他流着眼泪，满头汗珠，但没哭。后来宣布为“临战自伤”。这同临阵脱逃一样。大家很气愤。这件事毁了连队声誉，连长指导员挨了团里一顿“刮”，被批为出国作战准备工作不落实，失职！老兵说，这位战士提前复员遣送回家，交地方劳动管制。后来听说他喝了一次“敌敌畏”，被家人救起，他老子盯住他的双眼，朝他口吐白沫的嘴唇上狠狠扇了两记耳光。

带我站岗的老兵说：“你是高中生，有文化，将来把我们部队这段历史写一写，有意思！说不定可写成一本书呢！”

21年过去了，当我伏案提笔写下《援越抗美实录》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这位带岗老兵的话。但当时我和老兵都没有想到我们同我们支援过的“同志加兄弟”，竟于1979年2月开始在两国边境发生了那么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和战斗。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战役和战斗。这场战斗直至去年才渐渐平息下来。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昔日投身援越抗美的英雄将士，在中国自卫反击战中，又有许多人再次跨越国界线，勇敢地战斗在最前沿。战争与流血并存。我们把正义战争的鲜血比作鲜花，争妍开放，照耀后人。这鲜花不会掩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这恶魔，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尤其是年轻人的生命。

1975年，越南人民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援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由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祝贺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

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故乡探亲。在家乡火车站，一位老大妈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孩子，你从部队回来了？！”

我怔愣。我们素不相识。

她大约60多岁，头发稀白，脸上布满了皱纹，黑黝黝的，浑浊的眼神闪着几星光亮，她那双粗糙的手紧紧抓着我。我反应过来时，才感受到了，这位老大妈是在抓她深切期望中的儿子。

她生下孩子还在月子里，丈夫就被国民党部队拉去当挑夫，一去再也没回。她含辛茹苦地拉扯孩子，把全身心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很要强，初中毕业后回家，不肯守在世代耕作的这块土地上，于1965年当兵去了。不久部队就开往越南前线。这是她几年后才知道的。开始，她收到儿子的来信，说他要外出执行任务，时间比较长，一时不能给妈妈写信，请妈妈放心。当妈的对儿子啥都要管，时间久了，就憋不住去信问，你那个广西凭祥市××号信箱，到底在哪里？怎么不在部队啦？儿子回信说仍在部队，至于在什么地方属于军事机密，不好告诉妈妈，妈妈想我，就在农历每月十五，出门赏月吧，因为你儿子正在“圆月”。妈妈看罢儿子的信，每月十五看圆月，越看越思念，尤其是中秋之夜，月华如水，柔情倍增，她深沉地渴盼着母子团圆！

孩子，你在哪里？

儿子牺牲了。提到“圆月”的这封信就是他给妈妈的最后一封信。细心的妈妈怎么也没想到，孩子说的“圆月”，就是“援越”！

母亲失去了亲爱的儿子。

中国援越部队有近1100名将士壮烈牺牲并安葬在越南国土上。有4200余名将士身负重伤。

首批入越部队出现牺牲的情况时，不知如何处置为好，请示中央军委。中国政府与越南政府商洽后，军委复电：青山处处埋忠魂，何必马革裹尸还。入越部队牺牲将士，由他们生前所在部队与当地越南政府商定，就地安葬，有条件可建立烈士陵园。

多少慈祥的母亲亲骨肉安眠在异国他邦！

儿子牵着母亲的心。这位老大妈象拽着儿子般地拽着我，向我诉说了她的思念之情。她说她“在生产队里是五保户，要人家来养活。门户上方挂着‘光荣烈属’的红牌金字，可那顶啥，要人家来接济。我白天在自留地里干点活，晚上躺在铺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早上起来，枕头湿透了。天长日久，眼力也不行了，老认错人。手也没力气了，有时端着碗，吃着吃着，碗突然落到地上，碎成八瓣。我快不行了，土已埋到胸口了。我想走之前，到儿子的坟地里去看一看，转一转，也就心安地闭上眼睛了。”

老人唠叨着，两行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几道深深的皱纹沟潸然而下。

我心里很不好受。

老人已经向当地“革委会”央求了多次，仍没有得到一个明朗满意的答复。她只好常迈着重足小脚，步行七、八里路来到火车站，求过路军人帮忙。她这样风雨雪霜地奔波已一年之久。

我决心帮助她。我答应了她的恳求。我设法找到她儿子的原部队，反映了她的愿望，并恳请有关部门实现老人的夙愿。

后来，我曾收到老人托人代笔的信。虽然我跑了好几处机关，找到了她儿子的老单位，向有关部门写了几封反映她的愿望的信，都如石沉大海。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待我第二次探亲去看望她时，她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她临终时，还声声地呼唤着她儿子的乳名。

我感到很内疚。我没能帮助一位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鲜红旗帜下英勇献身的军人的母亲实现最终的愿望。

可怜的母亲之心啊！

为了壮烈牺牲在援越抗美前线的将士，为了他们的母亲，我要记下这段历史。

在采访中，原军委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龙桂林捲起裤管对我说：“我腿上至今还有几块美国飞机掷下炸弹的弹片。这段历史永远不会磨灭。”

他原在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指挥部任主任，这支由32000余名铁道兵将士组成的队伍自1965年6月23日赴越，执行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建、修建任务，直至1971年7月1日才奉命回国。这位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将军至今仍满面红光，身板硬朗，谈话充满激情：

“直至1978年，我国援助越南200多个亿，我们的火炮枪支弹药及其它机械设备都是按出厂价计算的，如按国际市场交换价格计算，远远地超出这个数目。苏联至1978年，援助越南160多个亿。我们无私地慷慨地援助越南，想不到他们派兵打进了柬埔寨，又在我国边境上挑衅，我军不得不奉命反击。过去我们派兵支援他们，他们不说，我们也不说。我们为的是啥呢？”

年初，有关部门遵照军委办公厅的通知精神，组织部分参加过援越抗美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并将于国庆40周年之际出版。我有幸参与了部分回忆录的整理。在此其间，我接触到许多那一时期浴血奋战在越南丛林中和岛屿上的中国将士，他们给我提供了详尽的宝贵资料。

中国军队援越抗美是一部威武雄壮、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一曲嘹亮浑厚、激越悲壮的国际主义赞歌，它雄辩地证

明了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所向披靡。同时在这段历史中，也蕴藏着中越关系走向破裂的某种危机……

历史属于过去。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历史在告诉未来。

第一章 摩托化多路开进

中国军队摩托化多路开进。胡志明在长沙打太极拳。毛泽东晚餐时指着尖辣椒：“明天再加一点！”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二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驶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

这是一支庞大的越南人民军摩托化队伍？

可所有的军人都没军衔。

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象老公鸭叫!”

大伙七嘴八舌地互相帮助纠正发音，他们用中国汉字注音，英文说不连贯，听起来很别扭，但是这批年轻军人那威严的神态、豪壮的语气，又令人肃然起敬。

友谊关城楼下，一位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双手握拳，跑步前进，腰间扎着一根武装带，身侧的手枪套随着他的步履一颤一颤有节奏地敲在屁股上。他跑到几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将军前，立定，举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首长，我援越部队二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待命。请指示。”

这位军人姓王名辉，41岁，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注视着老将军。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兼工程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雄风犹存，三十来岁任正师职，组建援越部队二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此时此刻，他精神抖擞，满腔激情。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军委对他的信任。马上要率领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在这“报告”之时，心头的热血阵阵地上涌。

几位老将军还了庄重的军礼，向他走了过来。

一位老将军首先握住王辉的手。他看着王辉抖擞的姿容和待命的神情，轻轻的却又是一字一句地说：“王辉同志，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这位老将军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刘志坚看了一眼身材魁伟的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